



承繼與拓新：漢語語言文字學研究（下卷）

主 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何志華、馮勝利

責任編輯：毛永波

封面設計：楊愛文

出 版：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匯廣場8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發 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印 刷：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榮業街6號海濱工業大廈4樓A

版 次：201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2014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78 962 07 0324 9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序

馮勝利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於2012年12月17至18日舉辦了一次「承繼與拓新：漢語語言文字學國際研討會」。會議邀得近百名海內外專家學者聚首中大，交流漢語語言文字學研究的最新成果，同時慶祝學系成立五十周年。會議為時兩天，前後六場，首五場各分四組，宣講論文總九十餘篇；與會學者來自兩岸三地、新加坡、日本及法國等地，一時鴻儒碩學雲集香江，洵為香港近年鮮見之學林盛事。大會主題分為文字、音韻、訓詁、語法四大範疇，其中特別安排的四場主題講演亦涵蓋此四範疇，既有傳統又有現代，既承本土又融西學，全方位地對漢語語言文字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探究、體現出本次研討會的主旨匠心，寓承古拓今之深意。

會議主題發言的四位國際學術權威分別為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裘錫圭教授、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榮休 Agassiz 講座教授丁邦新教授、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蔣紹愚教授，以及法國東亞語言研究所貝羅貝教授（Prof. Alain Peyraube）。

裘錫圭教授以「說《論語·述而》的『亂神』」為題，從一個耳熟能詳之古語剖析文字與文獻解讀的一些根本問題。「子不語怪力亂神」自來兩讀：其一以孔子所「不語」者為「怪」「力」「亂」「神」四事，其二以孔子所「不語」者為「怪力」與「亂神」二事。宋代以來，「怪、力、亂、神」的讀法佔絕對優勢，而「怪力、亂神」的讀法幾乎無人採用。直至晚近的王清淮（1996）、劉茜（2008）等

構詞與句法

- 上古漢語輕動詞的句法分析優於詞法加綴說例證·馮勝利..... 233
- 臺灣閩南語幾個能性情態詞的互動·郭維茹..... 258
- 先秦漢語「為 + 戮」結構的性質和「為」成為
被動標誌的條件·蔣冀騁..... 280
- 粵語狀態述補結構「V得OC」·片岡新..... 301
- 「給」字與格構式的歷時發展·羅奇偉..... 314
- 試論上古漢語光杆名詞主語句及其指稱特點·大西克也..... 356
- 上古漢語的飲食類動詞·潘秋平..... 382
- 再論論元結構與漢語合成複合詞的構造形式·沈陽..... 408
- 粵語謂詞性語氣詞·鄧思穎..... 427
- 《經典釋文》方位詞的音義結構
——兼論周法高的方位詞說·黃坤堯..... 445
- 甘青一帶的賓格標記及其類型學上的意義·徐丹..... 494
- 「句子類型標示假定」與疑問語氣的句法標示·徐杰、王娟..... 515

《爾雅·釋訓》 釋《詩》寄興義詞條研究

陳雄根*

提要

郭璞《爾雅序》云：「夫《爾雅》者，所以通訓詁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爾雅》訓詁，多釋《詩》義，書中所載有關《詩經》詞條，每直訓詞義，惟《釋訓》篇自「子子孫孫，引無極也」至「速速、蹙蹙，惟速鞫也」，共十五則，其訓詁形式為「AABB，XXX也」或「AA、BB，XXX也」，而所涉詩中各詞，均不釋其本身詞義，而訓其寄興義。如「丁丁、嚶嚶，相切直也」條，「丁丁」、「嚶嚶」出《小雅·伐木》篇，「丁丁」為斫木聲，「嚶嚶」為鳥鳴聲，然《釋訓》僅釋二詞於詩中興喻之義為朋友之相切直，可見此訓之深義，非止於詞義之訓詁而已。

此十五則寄興之義，除言朋友之道外，尚及人君之德望，人臣之義，孝子征役，不得終養父母，悼王道穢失，賢人失意，佞臣佐興虐政，尸位素餐，賦役不均，禮義消亡，背棄配偶等。五倫之中，除兄弟一倫外，餘無所遺矣。

根據統計，此十五則釋義，所涉詩篇，以二雅為主，見於《小雅》者十篇，見於《大雅》者三篇，風詩二見。又據《毛詩序》，以上諸詩，多刺厲王、幽王衰世。又此十五則，釋訓每以韻語出之，郭《注》亦多用韻語，前人已注

* 陳雄根，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asie orientale 6, *Collected essays in Chinese grammar*, edited by Redouane DJAMOURI,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sur l'Asie Orientale. Paris (2001年7月), 頁289-296。

竺家寧：〈佛經構詞法的一些問題〉，第三屆海峽兩岸語法史研討會（2002年11月16-17日）。

竺家寧：〈佛經語言研究綜述——語法的研究〉，《佛教圖書館館刊》五十期（2009年12月），頁40-57。

竺家寧：〈三國時代複音節動詞的發展與演化〉，19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ACL-19),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天津（2011年6月11-13日）。

竺家寧：〈中古佛經音譯詞的來源與演化〉，第2屆漢語歷史詞彙與語義演變學術研討會（2011年6月7-10日）

竺家寧：〈論佛經詞彙研究的幾個途徑〉，《漢文佛典語言學》，《第三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1年7月）。

上古漢語輕動詞的句法分析優於 詞法加綴說例證

馮勝利*

一、引言

漢朝以後的漢語區別於上古的一個顯著特徵是「使動」（如『斲而小之』）、「為動」（如『死國可乎？』）、「意動」（如『小天下』）、「名動」（如『王天下』）等一類的句法運作的消失。根據歷史形態音韻的研究，學者們發現上古漢語可能存在一個表使動的語素：**s-*，由此導致了「折枝」（折=使斷）與「枝折」（折=斷）的不同。對此，傳統的語法分析認為：上古詞語的使動用法是〔**s+*詞干〕詞法運作的結果。然而，根據當代句法學的理論，類似**s-*的形態語素可以分析為輕動詞的句法範疇，因此〔**s+*詞干〕的形式，是句法運作上由輕動詞誘發的動詞移位的結果（足音輕動詞如「作之君」《孟子·梁惠王下》、「使犬者，作之噬」《左傳》則不觸發移位）。

本文認為：輕動詞觸發的動詞移位可以看作上古（或遠古）漢語綜合性類型（syntheticity）的句法表現；因此不僅「使動」、「為動」、「意動」以及「名詞動用」是輕動詞句法的產物，後來由「同動詞（co-verb）/介詞（preposition）」取代的「無音（non-phonetically

* 馮勝利，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

realized)」輕動詞，同樣是輕動詞句法的類型性結果。如：

『逃其師而歸』《左傳·僖公5年》

『使人召犀首，已逃諸侯矣』《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左傳·宣公12年》

這裏的三個「逃」都帶「賓語」（嚴格說是V'外的「外賓語（outer object）」），但「逃+賓」的關係各不相同。當後代動詞移位消失後，這些「外賓」一般都用介詞引入（也有後代沒有相應介詞者，見下文）。因此，上古的這些句子叫做「前介賓結構」。本文根據古代文獻中大量的輕動詞語料，提出：對上古「使動」等語法現象的分析，不能停留在傳統的〔*s- + 詞干〕的詞法手段上，而須視之為輕動詞句法運作的產物才能以簡御繁、才能統攝不同輕動詞所遵循的同一機制，及其同一機制下不同屬性所導致的不同結果。

為能清楚地說明問題，我們先來看詞綴說的根據。首先，根據亞洪托夫（Yakhontov 1960）研究，上古漢語有一個*s-（使）詞頭，表示使動。梅祖麟（2012）舉出如下例子（同參 Sagart 1999:54/7, Behr 2011:29）：

(1) a. 敗

OC *brads 'to lose' > MC *bwai

OC *s-brads 'to defeat' > *s-prads > *prads > MC *pwai

b. 折

OC *djat 'to break' > MC *zjat

OC *s-djat 'be broken' > *s-tjat > *tjat > MC *tšjat

c. 現

OC *gians 'to appear' > MC *ki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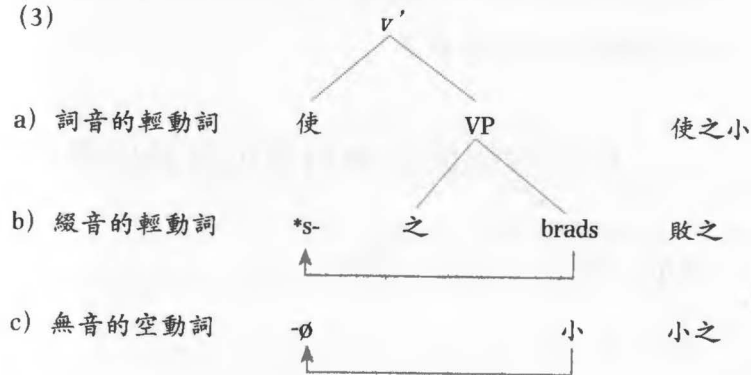
OC *s-gians 'to see' > *s-kians > *kiens > MC *kien

上面的例子說明，上古確曾有過後代丟失的加綴構詞法，可能和其他語言（如今天英文）一樣，譬如：

- (2) a 'To make it short' 詞音的（詞形）
 b 'To short-en it ___' 綴音的（綴形）
 c 'To thin - \emptyset it ___' 無音的（隱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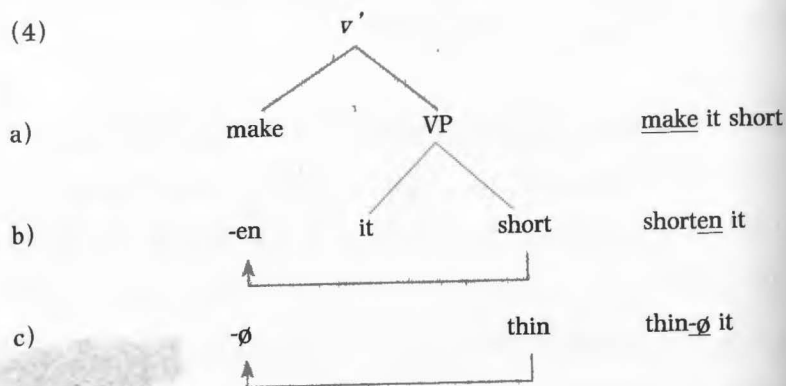
(2a) 的形式有的學者叫「迂說式」，實際是使動關係用「詞形」形式來表達，我們稱作「詞形形式」；相對而言，(2b) 則是詞綴形式。(2a) 和 (2b) 都是有音的，稱作顯形形式 (overt form)，因此 (2c) 是無音的隱形形式。根據當代句法學的分析，上面三種不同的句法形式可以統一分析為「輕動詞」的句法運作，如下文所示：

(3)



就上古漢語而言，我們的問題是：(1) 中的「敗、折、現」的使動用法是傳統所謂的詞法結果呢？還是 (3) 中所示的句法的產物呢？本文認為：上古漢語「使動」類詞綴運作，是輕動詞句法的一種 (4)。就是說，傳統上說的〔*s- + 詞干〕的使動形式，以及其它諸多相關

但傳統研究尚未曾涉及的現象 (i.e., Affix + Stem)，都是輕動詞句法移位的結果。如 (4) 所示：



(4b-c) 的使動用法 (「敗之」、「小之」) 都是綴形和隱形輕動詞促使後面動詞 (或形容詞) 移動到使動輕動詞位置的結果。換言之, (1) 裏面的使動現象, 不是詞法的結果, 而是輕動詞句法的產物。

輕動詞句法的分析有什麼優越性呢? 本文從如下諸項證據說明: 句法解釋優於詞法分析。

二、輕動詞驅動的動詞移位理論的優越性

2.1 隱形、顯形, 可統一解釋

我們知道, 即使上古, 「使之小」和「小之」的形式就已同時出現 (功能的不同則是另一問題, 參馮勝利 2009), 這種互換的選擇, 一直延用到後代。如:

- (5) 煙波江上使人愁
風飄萬點正愁人

詞法分析把它們看作兩種動詞 (「使」和「愁」)、兩個格式 (「迂說格式」和「形容詞動用」); 而句法分析則把它們視為一個結構的不同表現 (參上 [3]、[4] 中結構)。就是說, 句法的解釋可以防止詞法分析支離分散地處理語言現象, 這是句法優於詞法的第一點。

2.2 單綴、雙綴, 可統一解釋

我們不否認上古漢語詞綴的存在。事實上, 根據畢鶚最近的研究 (Behr 2011:29), 《詩經·小雅·躬》中「受爵不讓, 至于已斯亡」以及《論語·鄉黨》中「色斯舉矣, 翔而後集」中的「斯」或許就是齊國方言保留的 *-s 副詞詞綴的古老用法。就像上古漢語有詞頭一樣 (1), 詞尾在上古也可用來改變詞性。譬如 (引自高嶋 2012):

- (6) 有 you/wuə/*wə? 侑 you/wəu/*wəs (使...有
= 共給)
- 來 lai/lə □ <*rə □ k 賚 laic/*rə □ ks (使...來 =
遞送 (進貢), 貢獻)

然而, 儘管「使動」(甚至副詞) 的詞綴在上古漢語裏已經「有案可稽」、但「意動」尚未見任何詞綴的線索。不僅沒有「意動綴」的線索, 「意動法」本身也向「加綴法」提出挑戰: 意動是由兩層輕動詞構成的句法語義結構 (雙層輕動詞結構, 參馮勝利 2005, 蔡維天 2007), 亦即:

- (7) 意動 [以...NP...為...V] = 把天下看作 / 作為小
*x-天下 *y-小

如果說「小天下」表達的是「以...為...」的語義 (題元) 結構, 那麼根據詞綴法的分析, 「小」必須有綴, 而它的「綴」需要把「以」和「為」標示出來才能表達這裏的語義語法結構, 亦即 (設 *x=以、*y=為):

(8) [(*x-*y-小)天下]

詞法中兩綴疊加的現象不是沒有，但我們沒有發現「意動詞」之前或其後有兩個綴符（或綴音）的痕跡。這也許是漢字掩蓋的結果。但這裏所要指出的是：就詞法而言，有綴無綴，功能迥別；對句法而言，有綴無綴，不過是同一運作的不同表現。因此，如果遵循嚴格的程式分析的話，詞法必須有〔*x-小〕和〔*y-小〕的實證，而後才能立論。對句法而言，因為無音輕動詞可以直接促發動詞移位，因此，單綴/雙綴、有綴/無綴，其句法運作的原理是一樣的。這是輕動詞的句法分析優於其詞法派生的第二點。

2.3 單綴、多綴，可統一解釋

詞彙派生加綴法是詞彙性的，因此無法解釋輕動詞運作「多重跨界的連續操作」。我們知道：上古漢語是綜合型語言，允許不同程度的多層跨界的「輕動詞意合」表達法。譬如：

(9) a. 一層隱形輕動詞 斲而小之。《孟子·梁惠王下》

〔*s-小 〔之 小〕〕

b. 兩層隱形輕動詞：

「帝其乍我孽 (= 孽) (《合集》14184)

「祖乙孽我。(《合集》1632 正)

〔孽 〔我 作 孽〕〕

c. 三層隱形輕動詞：

「君 (昭公) 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察也」

《左傳·昭公 31 年》

「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罪以我〔為〔有罪〕〕〕¹

GUILT take me be have GUILT

根據上面的輕動詞分析，上古漢語存在一、二、三層輕動詞的句法移位的運作 (inner/outer light verbs, 參蔡維天 2007)。這種不同類型的輕動詞結構很難 (如果不是不可能) 用詞法派生加綴法來分析。然而，這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多層輕動詞的移位現象正是上古漢語「綜合型」句法屬性的表現，在這一點上，「三層疊加詞綴標記」是無法反映上古漢語的句法屬性的。這是句法分析優於詞法的重要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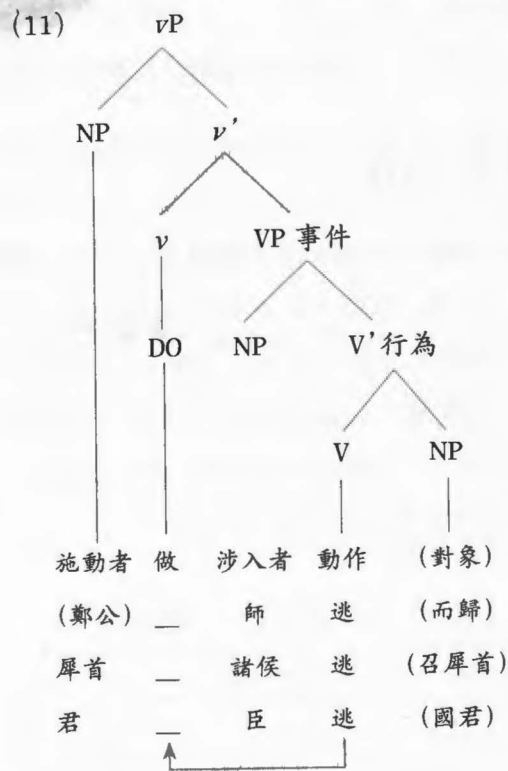
2.4 有綴無綴，可統一解釋

在「輕動詞句法移位與古今漢語的動賓關係」一文中，我曾提出上古漢語的使動、意動、為動、名動，以及本文 2.6 節中所示 15 種「前介賓結構」，都是句法運作的結果 (馮 2003, 2005)。這裏所要指出的是：儘管我們發現了一些使動 (causativization)、名動 (nominalization) 等詞綴形式，但無可否認，很多動詞化和及物化的語法現象，是很難或根本無法用「加綴」法來解釋的。譬如：

¹ 如果說「以我為有罪」是「罪我」的分析式 (= 迂格式)，人們會問：如果「分析式」是後出的，那麼還能說之前的「綜合式」是從後代的「分析式」派生出來的嗎？其實，無論是綜合式還是分析式，都是該語言句法系統中「底層結構 (underlying form)」的派生產物，而不是彼此的派生結果。正因如此，我們不能因為沒有某些詞彙的用例就說沒有這些用例的語法。譬如，我們不能說「火」到了韓愈的「火其書」才有名詞動用的用法——沒用例不等於沒語法。反之，也不能因為語言中有某種個例就說該語言有某種語法。譬如，有人可能根據「切這把刀」、「睡小床」等現象認為現代漢語和古漢語 (或其他語言如 Farsi) 一樣，是一個輕動詞能產的語言 (a light-verb productive language)；這就忽略了現代漢語和古代漢語在輕動詞語法上的一個本質不同：「切這把刀」、「睡小床」一類句子只能按熟語和固化的形式存在和使用，換了其他的搭配成份，同樣結構就會變成非法的形式 (如 *切筷子 [= 用筷子切]；比較：古漢語「門之 = 守門、攻門...」)。因此混同古今輕動詞類型不同的分析，不符合事實 (參 Feng 2012)。

- (10) 逃臣 『君而逃臣』《左傳·宣公 12 年》
 逃其師 『(鄭公) 逃其師而歸』《左傳·僖公 5 年》
 逃諸侯 『使人召犀首，已逃諸侯矣』《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這裏的「逃」都經過了「及物化」的語法轉變，帶上了賓語。但是動賓的關係絕然不同：「逃其師」是「從...逃」、「逃諸侯」是「往...逃」，「逃臣」很難用今天的介詞來表示，勉強解釋可以說成「因...逃」。² 無疑，這三種絕然不同的語法關係，如果用詞法來標記，那麼至少要用三個不同的詞綴形式來實現，然而，用句法來分析，則可以簡馭繁（見 [11]）。



²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730 頁)注云：「以君逃臣，有辱國家。《僖公·28 年傳》云：『以君辟臣，辱也。』」據此，其中「逃臣」的就更難對譯。

運用句法的分析不僅可以「以簡馭繁」，而且可以「萬象歸一」。如果我們根據馮勝利 (2005) 古漢語的動賓關係難以窮盡的分析（使動、為動、從動、去動、對動、以動、處動、與動，等等，不一而足）那麼，有詞綴法就要有無窮盡的「使動綴！為動綴？從動綴？去動綴？對動綴」。顯然，現實中很難想像存在一種無窮盡的詞綴系統。換言之，非句法，很難想像詞綴能夠創造、啟動、哪怕是適應這種「因情景而異」的語法屬性。

事實上，我們面對的漢語現象是：一方面動賓的關係不止是使動、為動、意動、貢動、從動、去動、對動，等應有盡有「動」，重要的是不同環境則有不同關係的「動」（馮 2005 稱作「X-動」）。另一方面，一個空動或虛動可以表述許多不同的動賓關係。古漢語的空動詞 (covert light verb) 是這樣（參 2.6 節），現代漢語的虛動詞 (overt light verb) 也是如此。請看「搞」字的使用範圍：

- (12) 搞 = DO 搞衛生 / 生產 / 工作 / 活動
 搞 = GET 搞點水 / 材料
 搞 = SET 搞定
 搞 = PLAY 搞鬼
 搞 = MAKE 搞笑
 搞 = CARRY OUT 搞商業
 搞 = FIND/DATE 搞對象
 搞 = ESTABLISH 搞關係
 搞 = PUNISH 幾個人合起來搞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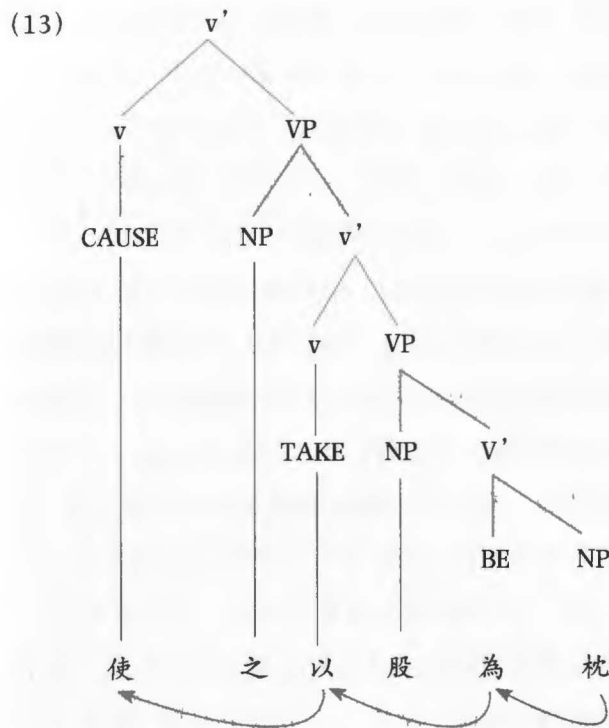
顯然，單個虛動詞和不同類型的賓語可以發生搭配關係，這是語法問題，不是簡單的詞義問題——「搞」沒有具體的意義，所以才能代表如此眾多的動賓關係。

與「搞」同理，上古漢語也有一個類似於「搞」的「通用輕動詞」

(不過無音而已，姑寫作「DO」)。顯然，DO 的諸多用法不是因為它有很多的不同的詞綴，而是因為它在輕動詞或可以解釋為輕動詞的句法位置使然的結果。現代漢語的通用虛動詞和古漢語的通用空動詞，都說明輕動詞句法的實現，遠遠超過僅詞綴法的造句能力。

2.5 詞法、句法，可統一解釋

輕動詞句法分析的另一個優越性就是它可以幫助我們直接辨析上古疑難句法現象，因為它們是句法的產物。這一點，加綴法是無法派上用場的，因為這些現象不是詞綴加減的問題。我們知道，長期以來《左傳·襄公 27 年》中的「枕之股而哭之」的「之」字，聚訟紛紜，莫衷一是。這裏的「枕」是名詞，儘管（按照加綴法的假設來分析）帶上 *nominalization* 的標記，也不能解決「之」是「枕」的賓語，還是「股」的修飾語。換言之，加綴法只能告訴我們「枕」是動詞（如果加上 *denominalized* 詞綴），而無法解釋「之」是賓格代詞 (*accusative case*)，還是屬格代詞 (*genitive case*)。不僅不能，反而還要把「之」理解為「其」 (*genitive pronoun*)，因為去名詞化後的動詞屬性並不保證這個新生動詞具有允准雙賓語的句法能力。因此，加綴法在辨析這個聚訟紛紜的難題上束手無策。然而，句法分析則可清楚地告訴我們：雙賓語結構中的「之」不容擅解或誤解為「其」，因為這是上古綜合型語言中輕動詞移位的典型結構：



「枕之股而哭之」是哭者把「之 (= 死者)」放在自己的大腿 (股) 上來哭「他 (= 死者)」。顯然，如果把「之」理解為「其」的話，不僅誤解了上古的句法，更重要的是顛倒了哭者 (臣) 和被哭 (君) 之間的行為「關係」。顯然，根據句法的分析，任何詞法的運作均可含括在內，而詞法力所不及的語法和語義關係，也因此迎刃而解。句法之優於詞法者，可以無疑矣！

2.6 已知、未知，可統一測知

輕動詞句法分析的優越性還不止上面的五點；其超越詞法分析的關鍵之處在於它可以幫助我們發現和測知一大批「前介詞結構」的上古漢語語法現象，這無論如何是「加綴」法所難以企及的。前面看

到，上古漢語的「逃」可以直接佔據支配其所牽涉對象的輕動詞的位置 (3-4)，因此「逃」和其行為牽涉對象的關係，到後代可用不同的介詞直接表達，但上古不必：「逃諸侯」表達就是「向」諸侯逃、「逃師」表達就是「從」師逃，等等。這些不用（但內涵）介詞的輕動詞句法結構，我們稱之為「前介詞結構」（因為那時候不用〔或沒有〕這些介詞）。這些「前介詞結構」中的移位成分（如「逃」等動詞），在今天所見的上古文獻中沒有（或尚未）發現帶有詞綴標記的（因此，加綴在這裏無能為力）。事實上，就句法而言，它們不需要有音的「綴」就能啟動相應的移位運作（如 'thin the gravy' 的 'thin'）。無疑，凡屬這類結構，我們可以通過輕動詞的句法移位來「預測」，而無法通過詞綴手段來探知。很簡單，我們無法斷知後來「介詞」意義上的上古詞「綴」，這不僅因為材料的限制，更重要的是上古輕動詞句法結構有的根本就沒有後來與之對應的介詞來對譯（如下文的「免之罪」），如何斷知其綴呢？事實上，下面十五類「前介詞」結構，正是我們通過輕動詞的句法分析，將已知和未知的語法現象一步一步地綜合起來的結果（參馮 2003，2005）。不僅如此，我們還可預期：將來必然有更多相關現象的發現，不限於這裏的十五類。

(14)

1.〔在 N V〕

（費遂）乃與公謀逐華緝，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左傳·昭公 21 年》

2.〔從 N V〕

（鄭伯）逃其師而歸。《左傳·僖公 5 年》

3.〔向 / 朝 N V〕

秦饑，晉閉之糴。《左傳·僖公 15 年》

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孟子·萬章下》

4〔對 N V〕

子惡將為子不利。《左傳·昭公 27 年》

驕其妻妾。《孟子·離婁下》

5〔與 N V〕

君子成人之美……小人反是。《論語·顏淵》

君討臣，誰敢讎之？《左傳·定公 4 年》

6〔(因) 為 N V〕

歸而飲至。《左傳·隱公 5 年》

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左傳·成公 16 年》

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天斤斧……安所困苦哉？《莊子·逍遙游》

7.〔與 A 以 B〕

宋百宰我《左傳·哀公 7 年》

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孟子·萬章上》

8.〔為 (for) N V〕

天生民而立之君。《左傳·襄公十四年》

9.〔N (不) 如 / 像 N〕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

晉靈公不君。《左傳·宣公二年》

10.〔如 N 有 N〕

山中人兮芳杜若。《楚辭·九歌·山鬼》

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史記·蕭相國世家》

11.〔使NV〕

匠人斲而小之。《孟子·梁惠王下》

勞師以襲遠。《左傳·僖公 32 年》

12.〔使 A 如 / 有 B〕

公執其手，曰：「必斷而足！」《左傳·哀公 25 年》

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史記·淮陰侯列傳》

13.〔使 A 成 / 為 B〕

……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左傳·襄公 22 年》

夫人之，我可可不夫人之乎？《穀梁傳·僖公 8 年》

14.〔以 A 為 B〕

孟嘗君客我。《戰國策·齊策四》

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漢書·趙充國傳》

15.〔為 (be) A 之 B〕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莊子·秋水》

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輕動詞結構還創造過哪些現象和類型，仍然是一個開放的問題。但是很顯然，僅憑「詞綴」分析法，不僅上面這 15 類現象是很難統一起來，新現象的發現也很難預測。

2.7 此義、彼義，可統一解釋

最後，句法分析的優越性還在於它可以自然而然地解釋輕動詞結構的歧義現象。譬如：「勤民」，既可以是「使民勤」也可以是「為民勤」。比較：

(15) a.「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左傳·僖公 33 年》

b.「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左傳·僖 28 年》

「勤民」具體表達哪種意思，取決於上下文。就如同「妻之」，既可以是「以之為妻」，也可以是「為之娶妻」。因此，當項羽說：「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何面目見之」（《史記》）的時候，是「江東父老把我當作王」的意思呢？還是「江東父老使我作王」的意思呢？只能仁見智。事實上，「王我」的格式不止上面兩個意思，譬如：

(16) 王我 = 以我為王 / 把我當作王

王我 = 使我為王 / 助我為王

王我 = 做我的王

王我 = 為我做王（比較「王天下」）

顯然，這種「一形多解」的可能不是「加綴法」所能「統一」得了的，因為它不允許「綴無定義」。而事實上，輕動詞的語法格式，如上面的「王 NP」，是在行為和事件的關係中實現的；而加綴構詞是該詞在進入句子之前實現的。因此，歧義對句法分析來說是自然的，而對詞法來說則是偶然的。³

三、輕動詞句法分析的理論預測

3.1 輕動詞句法分析可以幫助我們區分語言的類型

綜上所述，輕動詞的句法分析比相應的詞法分析具有上述七方

³ 事實上，現代漢語沒有輔音詞綴，但現代漢語仍然創造使動用法，如：「壯大人民的力量」（雖然是 L-syntax 的產物，參注〔1〕），說明詞綴不是使動用法的決定因素。這很自然，因為動詞移位不是必「綴」不可，無音的輕動詞更是觸發移位的動力。總之，句法運作是必要的，有無詞綴則是次要的。

面的優越性。如果我們從理論預測的角度看，輕動詞句法分析的優越性就更為明顯。首先，雖然輕動詞的句法運作是跨語言的，但其實現的方法卻因語言類型的不同而不同。這一點加綴詞彙派生法無論如何是無法企及的：加綴法只能認其「顯」而無法辨其「隱」。然而，輕動詞的「隱」和「顯」是語言不同類型的表現。因此，輕動詞的語法分析可以直接揭示古今漢語的類型的不同、可以與其他語言進行句法（而不是詞法）的比較。以英文為例，根據我們的分析，英文和上古漢語均屬於綴形輕動詞和隱形輕動詞一類的語言，因此，英文和上古漢語都有「動詞移位」的運作。換言之，英文和上古漢語就輕動詞觸發移位的句法運作來講，同屬一個語言類型。相比之下，現代漢語則沒有綴形輕動詞和隱形輕動詞的句法運作，而只有顯形輕動詞如「弄，搞，整」等等輕動詞語法現象。當然，一般討論的「切這把刀」、「睡小床」等一類句子，不能說現代漢語沒有，但正如前文所說（參注〔1〕），這些動詞移位造成的句子只能按熟語和固化的形式存在和使用，無法像上古漢語那樣自由生產。所以，「*切筷子（=用筷子切）」不合法。因此，我們既不能因為沒有個別用例就說該語言沒有這些用例的句法，也不能因為某些個例就說該語言有某種句法。⁴由是而言，輕動詞句法的提出不僅可以幫助我們看清古今漢語的類型不同，同時也可以幫助我們糾正長期以來認為漢語語法古今沒有變化的誤解。譬如，趙元任先生在他著名的 *Aspect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中就曾說過：

'The grammar of Chinese is practically the same, not only among the dialects, but even between modern speech and the classical language.' (1976:99)

4 可能是詞法或詞彙層面的句法運作：L-syntax。

顯然，在漢語輕動詞句法的歷史類型演變中，我們看到“the grammar of Chinese”不僅在方言之間有很大不同，在古今之間更有類型學上的巨大差異。

3.2 輕動詞的句法分析可以指導我們進行跨語言的語法比較

在輕動詞句法分析的理論框架裏，我們觀察的就不僅是「使動」、「意動」、「為動」等傳統公認的古今語法之別，而是所有輕動詞致發的「核心詞移位」的語法現象。顯然，這不僅是傳統語法分析沒有的，也是詞法加綴派生無法想象的。而輕動詞的句法理論卻可以在核心詞移位元的語言類型比較中，獨闢蹊徑，開出一個「歷史比較句法學」的新領域。茲粗臚數端，以現其旨。

(17)

ENGLISH	ARCHAIC CHINESE	MODERN CHINESE
	英文	古文 現代
a. Parents 父母類		
He fathered the Children	父我 ⁵	*爸爸我
She mothers him.	母天下 ⁶	*媽媽他們
b. Animals		
	動物類	
Dog them/him	窮狗萬物	*狗老百姓
He fished yesterday.	始漁 ⁷	*去魚吧
c. Body 身体類		

⁵ 《漢書·蕭望之傳》：「侯年寧能父我邪？」

⁶ 《漢書·劉輔傳》：「欲以（卑賤之女）母天下。」

⁷ 《禮記·月令》：「是月也，命漁師始漁。」

Don't eye me	目之 ⁸	*眼睛她
Don't knee him	膝席 ⁹	*膝蓋床
Don't elbow him	肘之 ¹⁰	*胳膊肘他
Hand me the paper	手劍 ¹¹	*手寶劍
Shouldered a load	肩貨 ¹²	*肩膀貨物
Butt someone (頂)	吳踵楚 ¹³	*日本腳跟美國
Horn in	彼童而角 ¹⁴	*犄角他

d. Instruments 工具類

How dare you gum him!	杖之 ¹⁵	*棍子孩子
Knife his chest	自刃 ¹⁶	*刀刃自己

d. Cooking 烹飪類

He breads the children	飯信 ¹⁷	*米飯張三
They are spooning	勺椒漿 ¹⁸	*勺子牛奶
She waters flowers.	火之，水之 ¹⁹	*水它

e. Clothing 衣着類

8 《史記·衛康叔世家》：「蒯聵數目之，夫人覺之，惧，呼曰：『太子欲殺我！』」

9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

10 《左傳·成公2年》：「從左右，皆肘之。」

11 《公羊傳·莊公13年》：「曹子手劍而從之。」司馬相如《上林賦》：「手熊羆。」註：「言手擊之。」

12 《尚書·說命》：「不肩好貨。」《禮記·祭義》：「行，肩而不併。」

13 《左傳·昭公24年》：「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孟子·滕文公上》：「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

14 《詩·大雅·蕩》：「彼童而角。」《左傳·襄公14年》：「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掩之。」

15 《子思子》：「怒而杖之。」

16 《左傳·襄公25年》：「請自刃於廟，勿許。」

17 《史記·淮陰侯列傳》：「有一母見信飢，飯信。」

18 《漢書·禮樂志》：「勺椒漿。」

19 《考工記》：「刊陽木而火之，剝陰木而水之。」《考工記》：「水之以既其平沈之均也。」《左傳·昭公30年》：「防山以水之。」

I clothe myself	衣之衫服 ²⁰	*衣服自己
Mommy trousers me.	履之 ²¹	*鞋孩子

我們還可以舉出更多類似的例子，但上面這些就足以說明上古漢語的輕動詞語法與其說和現代漢語一樣，不如說和英文類似。這並不是說英文和上古漢語是一個語族，也不是說上古漢語的全部語法都和英文的一樣；這裏所要指出的是：就核心詞移位的句法運作而言，上古漢語和英文，而不是和現代漢語，屬於句法運作的同一類型，否則無法解釋上面英文、古文、和現代之間的異同。

3.3 輕動詞的句法分析可以指導我們發掘歷時演變的原因

輕動詞的句法分析還可以進一步地解釋為什麼由輕動的「空/綴」到輕動的「詞」的演變原因：那就是韻律迫使「空動詞」顯現其形。空動詞要「聲音化」，所以變成了「有音輕動詞」；而「輔音綴」輕動詞也要滿足「音節化」的需要，因此丟「綴」的原因不是從「有綴」到「無綴」而是由輔音到音節過渡，於是才出現「由隱到顯」的變化。請看：

(18) 作 do/make

a (穎) 夜夢之曰… (『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左傳·宣15年》

a' 其夜作夢，見有人來。《法苑珠林卷76》

b (相如) 與卓氏婚，饒于財。《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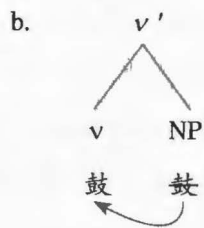
20 《左傳·僖公元年》：「衣之衫服，遠其躬也。」《禮記·緇衣》：「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

21 《史記·留侯世家》：「因長跪履之。」

- b' 仁者何用工巧之人共作婚為？《佛本行集經·卷13》
- c 無友不如己者。《論語·學而》
- c' 我不用汝與我作友《佛本行集經·卷25》

為什麼上古隱性或綴性輕動詞到了東漢以後就變成顯性的了呢（即取音節化的形式）？人們可以想像很多外部的因素（社會和文化等），但外部原因不是決定的因素。我們認為：上古漢語後期的輕動詞由無音（或輔音）形式到有音（或音節）形式的變化，其決定性的原因是韻律，是韻律促發的結果。最有說服力的是下面的例子(19)。

(19) a. 不鼓自鳴。《佛本行集經·卷1》



- c. 時彼大眾…或復騰鈴，或復打鼓。《佛本行集經·卷八》
- d. 復教打鼓振鈴，遍告城內人。《佛本行集經·卷十四》
- e. 天魔軍眾忽然集，處處打鼓震地噪。《佛本行集經·卷二十九》
- f. 不久打鼓，明星欲出。《佛本行集經·卷三十六》

上古的名詞（如「鼓」）可根據輕動詞句法（如〔19b〕所示）隨時移動而可轉為動詞。但到了上古後期，韻律語法迫使空動詞（v）的位置必須是一個有語音形式，以便與鄰接成分組成一個雙音節音步。下面的事實充分證明了韻律的這一要求：顯性輕動詞出現的語言環境幾乎沒有一個隱性空動詞的替換形式；因為只靠「鼓」自己，

無法構成一個獨立的音步。請看（「（）」代表音步組）：²²

- (20) (或復) (*鼓_)
 (復教) (*鼓_) (振鈴)
 (處處) (*鼓_) (震地) 噪
 (不久) (*鼓_)，(明星) (欲出)

事實上，漢語上古到中古的發展不僅輕動詞從無音到有音的，輕名詞的也是在音步成雙的壓力下發展的，與輕動詞平行發展的結果。請看：

- (21) a. 夫人曰：我今與汝百枚金錢…乃至千枚金錢。
 《增壹阿含經》
- b. 譬如群獸然，一个負矢，將百群群皆奔走。
 《國語·吳語》
- c. 一介嫡女…，一介嫡男…。《國語·吳語》
- d. 且寺內先有數个猛狗，但見一狼，狗無不競來吠嚙。（王劭《舍利感應記別錄》）
- e. 堂屋西壁下…有三箇石龍。（《搜神記》卷一）
- f. 天生男女共一處，願得两个成翁姬。（梁《橫吹曲辭·捉搦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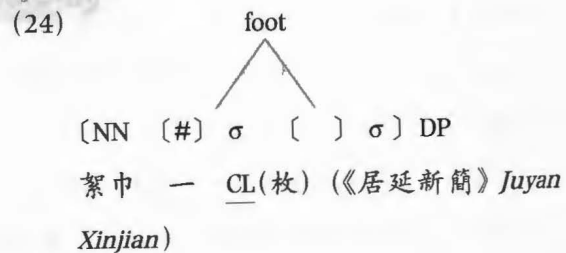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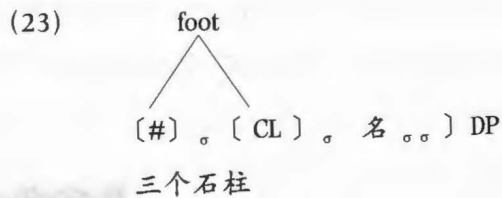
上面語境中的量詞如果不出現的話，那麼每個短語的韻律節律便會詰曲聲牙而無法卒讀。比較：

- (22) a. *[百{金錢}]，*[千{金錢}]
 b. *[-{負矢}]，群獸皆走

²² 注意(19a)中的“鼓”不是作為一個獨立音步而出現的，它與“不”組成一個音步。因此是韻律保障下“名詞動用”的句法運作。

- c. *〔一〔嫡男〕〕
 d. *有〔數〔猛狗〕〕
 e. *有〔三〔石柱〕〕
 f. *願得〔兩〔成翁姬〕〕

因此，量詞的發展是下面語境中韻律要求的結果：



如此看來，輕動詞和輕名詞不僅具有句法上的平行性和歷時發展的平行性、同時還有韻律要求上的平行性。不難想像，如果沒有輕動詞的句法理論，這些共時和歷時上的平行性將無法探知而湮沒無聞。

3.4 輕動詞的句法分析可以推動句法理論的思考

最有意義的輕動詞語法分析是它可以幫助我們思考和開拓新的研究課題。請看下面的例子：

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左傳·昭17年》

這裏的「賜我玉」可以用今天的話說成「賜玉給我」（或「把玉賜給我」），但「免吾死」如果根據上面的辦法轉換成「*對我免死」、「*把我免死」都不合法，只能說成「免我的死」。但是譯成「（免我的死）已經丟失了原文「讓『免死』這一行為施之於『我』的『實施』含意。這說明，古代的輕動詞句法結構，亦即：〔ν〔我〔免死〕〕〕〕〕〕，到了後代不是都有與之對應的一個「迂說形式」（用介詞引進牽涉者）。這告訴我們，古代空動詞的句法語義與今天轉換成介賓結構的句法語義，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如果我們把研究輕動詞結構的句法語義叫做「綜合型結構語義學 synthetic structural-semantics」的話，那麼它和漢朝以後的「分析型結構語義學 analytic structural-semantics」將分屬兩種不同的範疇和系統。無疑，這又給我們的句義理論（sentential semantics）的研究，開闢了一塊新的天地。

總之，輕動詞句法分析不僅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漢語的歷時屬性和共通屬性（UG），而且還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她的古今類型及其演化的原因和結果。最後，輕動詞分析法還告訴我們：形式科學的理論（theory of formal science）是我們研究上古漢語的一把不可或缺鑰匙。

- 蔡維天 2007. Two Types of Light Verbs in Chinese. Paper presented in Symposium on Chinese Syntax and Semantic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馮勝利 2003. Light Verb Syntax in Classical Chine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Research and Pedagogy in Classical Chinese and Chinese Language History.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 〈輕動詞移位與古今漢語的動賓關係〉,《語言科學》第四卷,第一期(2005年),頁3-16。
- 高嶋謙一 2012.〈商代漢語後綴*-s之三種功能〉,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學系。(手稿)
- Behr, Wolfgang. 2011.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the Dating of the *Lunyu* Mythological Notes and Future Prospec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the *Lunyu*: A Western Han Text? held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4-5 November, 2011.
- Baker, Mark. 1988. *Incorpor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 Borer, Hagit. 1991. The Causative-Inchoative Alternation: a Case Study in Parallel Morphology. *The Linguistic Review* 8, 119-158.
- Borer, Hagit. 1999. *The Form, the Form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Nominal* M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 Chao, Yuen-Ren, 1976. *Aspect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Essays by Yuen Ren Cha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omsky, Noam. 1970. *Remarks on Nominalization*, in R. Jacobs and P. Rosenbaum (eds), *Readings in English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184-221, Baisdell, Waltham, MA.
- Feng Shengli 2012. *Light verb Syntax between English and Classical Chinese*. M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Huang, C.-T. James. 1997. On Lexical structure and syntactic projection,

- Lebeaux, David. 1986. The Interpretation of Derived Nominals. in A. Farley, P. Farley and K. McCullough (eds),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22, 231-247.
- Lees, Robert. 1960. *The Grammar of English Process Nominals*, Mouton, The Hague.
- Mei, Tsu-lin. 2012. *The Causative *-s and Nominalizing *-s in Old Chinese and Related matters in Proto-Sino-Tibeta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3.1:1-28.
- Sargat L. 1999.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Sproat, Richard. 1985. *On Deriving the Lexic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
- Takashima Ken-ichi. (高嶋謙一) 1999. The So-called "Third" -Possessive Pronoun *jue* 卽 (= 厥) in Classical Chines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9.3: 404-431.
- 2005. *Shangdai yuyan zhong de dai zuo zi de shiyi jiegou* (The Causative Construction with *zuo* 作 (作) in Shang Chinese). Paper presented on Hanyu shanggu yin gouni guoji xueshu yantao hui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construction of Archaic Chinese phonology), Shanghai: December 14-18.
- Thomason, Richmond. 1985. *Some Issues Concern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Derived and Gerundive Nominal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8, 73-80.
- Randall, Janet. 1988. Inheritance. in W.W ilkins (ed.), *Syntax and Semantics* 2 1, 129-146,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 Yakhontov, S. E. 1960. Consonantal Combinations in Archaic Chinese. Paper presented by the USSR delegation at the 25th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Moscow. Moscow: Oriental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5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Vol. 5:89-95.